

鼓浪屿研究

(第十辑)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Vol.10

何瑞福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集刊名：鼓浪屿研究
主办单位：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市社会科学院

顾问：叶重耕
主编：何瑞福
副主编：庄志辉 李 楨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Vol.10

学术委员会

主任：朱 菁

副主任：王日根 戴一峰 王唯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及英文字母排列）：

王 斑（美） 邝志良（中国香港） 叶克豪 李明欢 李启宇 庄国土 陈仲义
陈旋波 何丙仲 邵建寅（菲） 吴光辉 张 侃 张禹东 林聪明 林丹娅
周 旻 周振鹤 郑力人（美） 郑文标 赵叔健（中国台湾） 赵建民（中国台湾）
龚 洁 盛 嘉（美） 萧春雷 萧德洪 谢 泳 彭一万 詹朝霞 潘宏立（日）
潘锡堂（中国台湾） Christoph Harbsmeier（挪威） Christ White（美）
David Woodbridge（英） Michael Lackner（德） Sebastian（匈牙利）

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詹朝霞

本辑特约编审：王日根 谢 泳

第十辑

集刊序列号：PIJ-2018-301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鼓浪屿研究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Vol.10

(第十辑)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市社会科学学院

主办

何瑞福

主编

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鼓浪屿研究

第十辑

目 录

CONTENTS

1	张 侃	从林憾及其文学作品看 20 世纪 20 ~ 30 年代鼓浪屿文化的流动、层累与延伸
25	钱 毅	西方古典复兴建筑在鼓浪屿近代建筑中的影响
50	李文泰	历史视野下的鼓浪屿公共租界研究
64	陈娟英 郑雅娟	鼓浪屿：多种宗教和谐共存
84	方碧勇	300 年前，厦门官员的一次对外招商行为
89	詹朝霞	清末及民国年间，两个女人记忆中的鼓浪屿生活史
105	龚 洁	鼓浪屿白氏与白家别墅
110	萧春雷	鹭门问史 (2)：周凯的时代：周门弟子与鲁王墓 (五则)
121	王日根	泉漳成就厦门 堪与广州比肩 ——《厦门的兴起》(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 读后
125	李小婵	《三代东瀛物语》中的鼓浪屿文学记忆
131	吴光辉	东瀛故事与记忆文学 ——评元山里子的《三代东瀛物语》
138	林 祁	家国物语与“间性”文学 ——评日本华人女作家元山里子
151	郭 满	《鼓浪屿》一书的译介与初步研究

从林憾及其文学作品看 20 世纪 20 ~ 30 年代 鼓浪屿文化的流动、层累与延伸

张 侃*

摘 要：本文考察林憾早年在鼓浪屿求学及其以后在鼓浪屿以《民钟日报》为基地开展文学活动的经历，以及他从医生、侨商到作家、编辑的转变过程，深入分析林憾《鼓浪屿竹枝词十首》等诗、词、散文文学作品，论述其文学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鼓浪屿文化的流动、层累与延伸。

关键词：林憾 鼓浪屿 文学

岛屿因生态环境与陆地隔绝，“孤悬海外”成为人们常常想到的文化形态，岛屿也因此演变为“孤独”的代名词，正如经常被人引用的纪伯伦在《孤独》中说的一段话：“生活是孤独海洋中的一个岛屿……你的生活是与所有岛屿和所有地区相隔开的一个岛屿，尽管你派舟船去到别的一些海岸，尽管舰队也来到你的海岸，可你还是你，还是那个因其痛苦和欢乐而孤独，因其思想而遥远，因其秘密和隐幽而不为人知的岛屿。”在此认知之下，岛屿人群的思维方式也常被贬称为“岛民意识”。不过，从历史上的海洋网络构造看，岛屿并非真的孤立，它是海路联通的节点，也是海洋人群流动和交融的主要据点。进入近代，海岛更成为支撑海洋文明的支点。近代厦门开埠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是以鼓浪屿和厦门两个岛为空间基础展开的。尤其鼓浪屿因公租界的特殊地位，成为多元人群汇集的国际社区，形成眼花缭乱又更替飞速的文化流动、层累与延伸。如何捕捉和观赏这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画面，人是关键因素。潮起潮落，人来人往，鼓浪屿文化的复杂内涵依托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得以呈现。前人对此已开展了很多工作，也由此勾勒出鼓浪屿文化的基本面貌。历史的遮蔽性是很强的，因此也遗忘了许多人。毫无疑问，林语堂是从鼓浪屿走出来的文化大师，但

* 张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史。

林语堂的三哥林憾也是民国时期的刊物编辑和新文学诗人，却少有人提及，甚至很多文学史和文学辞典以生卒、生平不详而一笔带过。相对而言，柯文溥较早注意到林憾的文学地位，对其乡土文学作品展开分析。^①后专门撰文《林憾：一位不该忘记的编辑和作家》。^②由于早期资料收集不够完备，柯文溥的部分论述有继续推进的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林憾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活动和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展示鼓浪屿文化的多元形态。

一 从医生、侨商到作家、编辑的转变

林太乙在《林语堂传》开篇即描述林语堂的“快乐的童年”，其中一段描述是：“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有两个小兄弟从福建省龙溪县所属的小乡村坂仔，乘小舟到小溪去。那是五六里的行程，溪水很浅，只有小舟可行。有时船夫船女只好跳入水里，将小舟扛在肩上走。那两个孩子兴奋至极，有说有笑，尤其是那个小的。他十岁，今天离别那四面重重叠叠皆是山陵的坂仔，随着三哥到厦门鼓浪屿去念书。三哥到寻源书院读中学，他则去念小学。这两兄弟是坂仔林至诚牧师的儿子。”^③林至诚牧师的两个儿子名字分别是和清、和乐，和清即三哥，14岁，弟弟和乐，即林语堂，10岁。林和清（也有写为林河清）后来常用的名字是林憾，他别号憾庐，笔名林憾、心感、憾庐。^④林憾出生于1891年，12岁（1903年）被父亲送到鼓浪屿教会学校读书^⑤，陆续就学于养元小学和寻源书院。1905年，林语堂跟随他到鼓浪屿读书。林语堂到鼓浪屿读书的第二年，林至诚无法承受培养子女的费用，就叫林憾提前结束在寻源书院的中学学习，到救世医院医科学校学医。林太乙的描述是：“数年前，他父亲（林至诚）是变卖祖母传下的一幢小房屋，才能够送二哥到圣约翰去读书的。他记得，在签约的时候，父亲的眼泪滴在契纸上。大哥、三哥就读鼓浪屿救世医院医科。——那时的医学校并没有严格的标准，许多西医院为了培育人才，往往附设医科学校，招收学生，施予医院专科教育。”^⑥19岁（1910年），林憾从救世医院医科毕业后，在家乡行医。

① 柯文溥：《现代作家与闽中乡土》，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第27~35页。

② 柯文溥：《林憾：一位不该忘记的编辑和作家》，《闽台文化交流》2009年第2期。

③ 林太乙：《林语堂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④ 林至诚共有六男二女，长子林孟温（和安、景良）从厦门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毕业，曾任鼓浪屿荣华中学国文教员，后在漳州开设保元大药房。次子林玉霖（和风）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教圣约翰大学，后曾任厦门大学学生指导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大学外文系教授。四子（和平）早夭。幼子林幽（玉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秋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部主任。

⑤ 林憾撰写的《海》中说12岁被父亲带到鼓浪屿读书，第一次见到大海。

⑥ 林太乙：《林语堂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6岁（1917年），林憾奉父命到新加坡与友人合资经营橡胶园。31岁左右（1922年）林憾回到厦门，在鼓浪屿开办药店并行医，也担任牧师工作。他喜好文学，在南洋期间，撰写了许多诗词和散文。^① 林憾对五弟林语堂的学养一向较为崇敬，林憾与新文学的重要刊物《晨报副镌》《语丝》等结缘，与林语堂有较大关系。1923年，林语堂从德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授，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的重要作者。1924年，林憾诗作也开始在《晨报副镌》发表。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语堂为长期撰稿人，林憾也在《语丝》发表诗歌和散文，署名“心感”。正如他在《谈话语派》一文中说：“我不是语丝社的人，虽然在《语丝》发表过文字。因为曾在《晨报副镌》上投过稿，常看晨报副刊，而语丝社诸人的文章也常读的，颇为熟识了。兼之，《语丝》的创办人中，语堂也在内，所以第一期就寄给我，以后一直收到停刊为止，每期我都读过。”^② 借助文学写作的爱好与经验积累，1926年，林憾被厦门《民钟日报》聘请担任副刊编辑。

1926年9月，林语堂南下出任厦门大学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成为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核心人物。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林景良、林幽担任编辑部主任。当时厦门大学文科的一流教授大部分由林语堂推荐并聘请，林氏兄弟的文化活动进入一个高潮，与南下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可见一斑（见表1）。

表1 《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文化名流交往

1926年	8月29日	林玉苑来谈。今日同席：林校长、贵定、朱镜宙、玉堂、玉苑、兼士先生、万里、介泉、丁山、伏园、许校医、徐声金。
	9月8日	玉苑来谈。
	9月10日	玉苑来。
	9月11日	乘舟到鼓浪屿，在大新旅社吃饭。饭后遇林和清先生，同看房屋。
	9月18日	到泽涵、定谟、其鹿、瑞章、夷庚、泽宣、蔚深、子才、玉苑、楚青、曷衡处谈话。
	9月23日	晤怵民及玉霖。
	9月25日	林景良先生来。
	9月26日	与兼士先生及万里、介泉、振玉到鼓浪屿，访和清先生，看房屋三所。
	10月23日	玉苑来谈。
	10月24日	与林景良、玉苑、泽涵、孟恕、元胎夫妇游白鹿洞、虎溪、仙岩、狮子洞、中岩、太平寺、鸿山寺。在仙岩野餐，玉苑所预备也。在狮子洞及鸿山寺进茶。

① 林憾的《别星嘉坡》撰写于1922年2月12日，其中有一句诗：“谢谢你六年收容我，从你受到的一切。”可推测他在1916年赴新加坡经营橡胶园。林憾：《影儿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第46页。

② 林憾庐：《谈话语派》，《语丝》1936年第1期。

续表

1926 年	11 月 12 日	与履安到玉苑处。
	11 月 16 日	和清先生来谈。
	11 月 17 日	又到景良先生处。
	12 月 29 日	玉苑来谈。
1927 年	1 月 2 日	与履安、振玉、元胎夫妇、介泉夫妇、玉苑到厦门市购风俗调查会陈列品，来回皆以舟。在大走马路光华吃饭。
	1 月 8 日	玉苑、仰之来。到鼓浪屿，民钟报社为鲁迅饯行，邀我等作陪也。今日同席：鲁迅、玉堂、万里、川岛、李硕果（经理）、陈允洛、陈昌标（范予）、梁唯明、李铁民（以上编辑）、陈一民（《申报》驻厦门记者）。
	2 月 14 日	到孟温先生家吃饭。饭毕，看蔡、马二先生鞋子。看妓院。到此半年，今日在林家始吃得闽南整桌菜。
	2 月 15 日	蔡、马二先生往礼拜堂讲演，予与振玉、元胎、孟温游东岳庙及各古玩店。到广东馆吃饭，看林和清先生诗词。
	2 月 17 日	开会商量研究院事，到者蔡、马二先生及语堂、振玉、介泉、元胎、川岛、玉霖等。
	2 月 19 日	玉霖来。……介泉夫妇、元胎夫妇、玉苑来。
	2 月 20 日	玉霖来。
	3 月 27 日	玉苑来。……仰之、玉苑、茗之均允为《古史辨》作文。
	4 月 2 日	到亮丞先生及玉苑处，均未晤。

林氏兄弟与鲁迅也有较多往来，1926 年 11 月 16 日《鲁迅日记》也记“夜，林景良及河清来”；11 月 26 日记，下午，“林河清来”。当时厦门大学创办不久，与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相比，后勤保障并不理想，生活条件也较为恶劣，人际关系较为复杂，南下学人普遍存在不适应感。鲁迅去世之际，林语堂撰写的《悼鲁迅》文中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①从《顾颉刚日记》记载的内容看，林语堂夫妇和林氏兄弟在此情况下，介入南下学人的日常生活，自觉地代替学校扮演东道主角色，以缓解他们因生活不变带来的抱怨。比如他们到鼓浪屿游玩，林憾常担任向导之职。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较好的友谊，也能在学问与文学上有所交流，比如林憾将诗歌交给顾颉刚评阅，就是其中一例。

在《民钟日报》任编辑的陈昌标（陈范予，1901—1941 年）是浙江诸暨人，在林憾等人的引见下，以浙江同乡的名义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1927 年 1 月 5 日下午，“陈昌标来”。1 月 8 日下午，《民钟日报》报社同仁为鲁迅饯行，《鲁迅日记》记载：“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

^① 林语堂：《悼鲁迅》，《林语堂全集》第 18 卷《拾遗集》，群言出版社，2010，第 288 页。

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民钟日报》的陈允洛、梁唯明、李铁民也参加了此次宴请。1927年，厦门大学停办国学院，大部分南下学人也离开了厦门。林语堂也从厦门到了上海。鲁迅先赴广州，后到上海。1928年，林憾也开始赴上海从事著译活动，并与鲁迅保持往来，《鲁迅日记》载：

1月25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

1月26日，晴，林玉堂及其夫人招饮……席中有章雪山、雪村，林和清。

9月27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1928年1月25日随同林憾拜访鲁迅的“杨君”，即杨骚（1900—1956年），是林憾的漳州老乡。他曾在新加坡道南小学任教，并从事写作翻译工作。1927年到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经过林憾引见，杨骚成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杂志的撰稿人。《奔流》一共出版了15期，杨骚发表了著译诗歌15首、剧本3篇、小说1篇。林憾也在《语丝》和《奔流》上发表诗歌与散文。杨骚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提携关系密切，《鲁迅日记》中1928年记载杨骚31次，1929年38次，可见关系的密切。1928年9月27日随林语堂、林憾一起到鲁迅寓所的“维铨”也是杨骚，“若狂”则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林惠元，也是文学青年。林憾与鲁迅有较多往来，感情深厚。鲁迅逝世，对他触动很大，立即撰写《悼鲁迅》，以“憾庐”的笔名发表在《立报》组织的《鲁迅先生纪念特刊》（1936年10月24日）：

依着平日习惯，早上翻开《立报》一看时，鲁迅先生死了的消息赫然在目。这是真的，遗像和消息清楚地告诉我，鲁迅先生死了！

再没有甚么损失比这个更重大了，对于我们文学界。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比任何人为大，他的作风给新文学以最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向来不曾被人用得那么活跳，有生气，有力量。简单的句子，每句话每一字有着意义，有着锋芒，强力地表现他所要说的。这个，同时代没有人能及得他。

在思想上，他当是最前进的，一般人还在主张“纯文艺”，提倡“艺术至上主义”时，他已经在写作革命的文学理论了。他永远是时代的斗士，革命的先驱，站在最前线，斗争着，攻击着，前进着。

我最佩服鲁迅先生的是他的极端性，他自己似乎要避免说话，但一说话，便透着这极端性，尽量表示出来。对于虚伪欺诈及社会的一切黑暗罪恶，他有极端

的憎恶。对于敌人及现社会的不对处，他绝不宽恕姑息，毫不留情。然而，在“中庸”的中国人，却正需要这样极端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者。

而且，他对于现社会的憎恶，是根据着对于全人类的广大的爱。不然，他为甚么终身苦苦地兜着呢？这个，他虽然不表示出来，我们却明白地知道。

我这回到上海来，因为病缠了两个月，几乎完全不出门，还没有去拜望他。谁想到他竟在仅仅五十六岁年纪就死了呢？他应当活着，为时代而活着，一直到这社会改革了然后死去才对！

然而，鲁迅先生死了，他竟这样地死去了！^①

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恰值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文学界围绕着鲁迅杂文、鲁迅文学风格展开了一场论争。而后在1938年12月20日，阿英、王任叔等人就分歧达成共识，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肯定了鲁迅风和杂文的战斗作用。1939年1月11日，文载道（金性尧）、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石灵等人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鲁迅风》。周木斋邀请林憾撰写文稿，于是他撰写了《怀鲁迅》：

周君要我为《鲁迅风》写一二短文，因为什务萦身之故，一直不曾写，然而每回他送给我一本《鲁迅风》时，我总觉得像负了一笔债似的，心里有点歉然。不但如此，我对于故去的鲁迅先生也常常觉得歉然。因为我前年秋天到上海，自己患了疟疾，时常反复重发，又住在沪西，因而不曾去拜望鲁迅先生——直到他的噩耗传来时，使我觉得真是抱憾之至。而此后我只在《立报》《言林》上面写过两篇小文，表示我说的哀悼而已。现在，似乎应该是还还债了，便拉杂写一些，作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怀念。^②

林憾延续了此前的看法，赞赏鲁迅简练的行文风格：“当时虽然周氏兄弟并称，然而在风格上和文章上，我喜欢鲁迅过于周作人，鲁迅的文章是他独创的，那么精炼、警策、明快、剽劲，尤其是短文，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谁能够写出他那么简洁而有力量之短文。”^③他对鲁迅冷酷文风背后的大爱深有感触：“我们不要只看他的文字所表现的对人的憎恨厌恶的一方面，也不要单学他的讥讽笑骂的

① 林憾：《悼鲁迅》，《立报》1936年10月24日。

② 林憾庐：《怀鲁迅》，《鲁迅风》1939年第7期。

③ 林憾庐：《怀鲁迅》，《鲁迅风》1939年第7期。

文章，而应当通过这表层，理解他，明了他对人类的爱。”^①

二 《民钟日报》与安那其主义者的交往

安那其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中文谐音，源自希腊文 Anarchism，意为没有首长、没有统治。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初的欧洲出现，是一种否定一切国家政府，宣扬个人绝对自由的激进思潮。旧译中文也称“安那琪主义”或“安其娜主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通过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并逐渐扩散。20世纪2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失败，无政府主义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思潮。福建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重要地区，时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据点：第一：是上海。第二：是福建闽南。”^② 林憾参与的《民钟日报》是安那其主义者在闽南的主要据点，报馆所在地鼓浪屿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

《民钟日报》的创办与缅甸华侨利用媒体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有关。厦门籍缅甸华侨徐赞周、庄银安等联手在缅甸仰光创办《商务调查月报》后，连续创办了《光华日报》《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觉民日报》等报纸，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海外舆论大将。泉州籍缅甸华侨陈允洛也是杰出报人，1911年11月25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成员陈允洛携款回厦门资助革命活动。1913年初，陈允洛等在仰光创办《正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13年9月1日，中国国民党驻仰光总支部机关报——《觉民日报》创刊，主笔为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陈允洛担任董事。他们后来在《民钟日报》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916年10月1日，《民钟日报》创办后，出现资金短缺，陈允洛将回缅甸仰光共和学校执教，报社的名誉社长许卓然托他在南洋招股济急。陈允洛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的仰光募集股金五六千元为《民钟日报》济急。但《民钟日报》的经费困境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于是陈允洛募集资金带回厦门接办报社。1917年10月中旬，他邀李硕果一起由新加坡返回厦门。1917年11月，《民钟报》迁到鼓浪屿和记崎，租用“似邨”洋楼（今福州路118号）为报社地址，继而前往大官口（今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附近），后又迁至附近平房。^③

1918年，陈炯明粤军占领漳州并建立“闽南护法区”，秘书莫纪彭早期追随刘师复

① 林憾庐：《怀鲁迅》，《鲁迅风》1939年第7期。

② 骆文惠：《安那其在闽南活动经过》，《社会》1948年第11期。

③ 洪卜仁主编《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第17页。

在广州创办“晦明学社”和在杭州白云庵创立“心社”。经莫纪彭引荐，与陈允洛共事过的梁冰弦担任漳州教育局局长，刘石心（刘师复胞弟）和陈秋霖等人也来到漳州，^① 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报》，都是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报刊。梁冰弦作为“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宣传者，^② 在漳州掀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浪潮。1920年5月，一位北大学生仰慕漳州革命而亲临此地，后来以“如山”为笔名写了一篇《游漳见闻记——漳州文化运动的真相》，发表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上，描述“闽南春季大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

第一天在运动场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人散播一种小册子叫做“我们的运动”，其内容是“无政府党之目的与手段”一篇具体的文章。我出会的时候，看见无论兵士、学生、女子，人人手里几乎都有这一本书。……第三天，有一班青年学生在运动会门口外的小阜上，手摇红旗，竖起两幅大相，我走近看看，原来一幅是巴枯宁，一个是师复，在这两幅相之下，有几位西装少年用北话大声演说，由闽人传译，听的有军官、有兵士、有学生、有农工人和妇女、教师。……后来我跑到运动场里，又看见一队少年学生，人人拿着一面红旗，散播一种小册，题目叫作《无政府浅说》，是师复君著的。^③

陈炯明退出漳州后，梁冰弦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到鼓浪屿。梁冰弦担任《民钟日报》总编辑，李硕果担任经理，刘石心等担任编辑，《民钟日报》已经成为闽南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如陈允洛回忆李硕果说：“他在鼓任《民钟报》经理时，拒绝津贴，得罪党要，与人辩论，被封起封，皆做得有声有色，表现其特殊之处。更有一特殊者，当在仰光《觉民报》时，编辑梁冰弦，是刘师复挚友，好谈无政府者，李君在厦时，也邀梁君来任编辑，于是师复之弟石心、抱真及黄尊生亦来，其他好谈无政府者，时有来往，李君皆予以招待，咸称他为李大哥，《民钟报》俨然为一无政府者联络处。”^④ 黄尊生（1894—1990年）是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原名涓生，又名鹃声，广东番禺江村人。早年随父母旅居马来亚怡保埠，后来就读并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回广州参与刘师复等人创立的广州世界语学会，后来转到马来亚怡保等地从事报纸媒体工作。

① 刘石心从广州到南洋宣扬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参与了菲律宾真社的活动，该社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真正的领袖是北京实社成员华林。刘石心等因被怀疑宣传“苏维埃”而被驱逐出境。

② 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③ 如山：《游漳见闻记——漳州文化运动的真相》，《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第14号。

④ 陈允洛：《参加与追随》，《陈允洛文集》，台北文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71，第243页。

1921年，他赴法国中法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同时还有刘石心以及刘师复的妹妹刘抱蜀、刘无为、刘天放、刘翠微、章桐（警秋）等人。^①他们在法国学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参与世界语运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创办《民钟》杂志，与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同名，在1923年第4期的“同志消息”中可以看到内外互通声息的状况，“我国同志留学法国的有五六十人，虽分居各处，但声气相投……并且常和各国同志相往来。”^②可以说，梁冰弦等人到鼓浪屿主办《民钟日报》，带来了全球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其他人回忆：“当时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刘石心、梁冰弦、李占标、冯笃明、吕安平、刘抱真、黎昌仁早在几年前于厦门、泉州、漳州等闽南一带活动，创办《民钟日报》，甚有声色。《民钟日报》的经理是李硕果（闽籍），编辑陈范予（浙籍），核心有十一至十三人之多。”^③虽然陈范予与梁冰弦等人的背景不同，但也是无政府主义者。陈范予早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博物教师王祺的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文中回忆的“创刊”其实是复刊，吴稚晖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推手，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梁冰弦等人主办《民钟日报》自然得到吴稚晖的支持，卷头题字改为了吴稚晖篆书。

1923年，“闽南靖国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为训练军官筹备“干部训练所”，秦望山请梁冰弦介绍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教务长，并由梁冰弦制定十大信条，全力灌输无政府主义^④，《民钟日报》成为重要读物。1923年冬天，梁冰弦以“P. Y.”为名在《民钟日报》发表《物质文明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因和经济革命的果》《进化学说和科学发达》《十九世纪的文艺》《人道主义的趋势》《二十世纪之新生命》等文章，并于1926年7月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名为《二十世纪之母》。1928年，该书以《现代文化小史》再版，序言说：“这书原名《二十世纪之母》，民国十二年冬在厦门写成，逐日在鼓浪屿《民钟日报》刊登。”^⑤1924年初，梁冰弦到海外开展无政府主义的联络活动。2月4日，他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皇后街无政府党机关部召开马来半岛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3人，决议在怡保（保）、金宝、吉隆坡、亚鲁士打、新加坡、槟榔屿、宋卡等地华人中至少分别建立一个机关，成立一所劳工夜校。大会结

① 刘厚：《里昂中法大学始末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30）：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文海出版社，1975，第6页。

② 《民钟》1923年第4期。

③ 《访问范天均先生的记录》（1964年4月14日），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④ 秦望山：《我与自治军及讨贼军的关系》，载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政协泉州市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1~10辑汇编），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4。

⑤ 梁冰弦：《现代文化小史》，上海出版合作社，1928。

束后，梁冰弦等人的活动引起马来亚政府的关注，随后梁冰弦逃往暹罗的曼谷，以“世界语”的名义开展无政府主义活动。

梁冰弦在报馆里进进出出，一直作为核心人物存在。1926年，刘石心离厦，其弟刘抱真担任主编，延续无政府主义的色彩。^① 1927年，《民钟日报》聘请范天均出任编辑，^② 并出版世界语专刊。1923~1930年，《民钟日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主要阵营。《民钟日报》前后有多位副刊编辑，“副刊编辑有位王鲁彦者，浙江人，善写小说，后来成为中国名小说家之一。还有林语堂之兄林和清，英华中学校长沈省愚，毓德中学校长邵庆元，也来编副刊，林和清所编时间较长。”^③ 林憾赞赏陈炯明、梁冰弦等人漳州推行的社会改革，比如他撰写文章介绍漳州时说：“你别瞧不起它地方小！它却是我国人自己改良市政和建设的起点，曾有一时期做了国民党的革命策源地，差不多党的重要分子都到过这里。那是陈炯明在孙总理指导下，占领闽南十七县，驻了三年。在这里拆了城墙改良市政，兴学校，筑公路，办报纸，考送留学，设农林试验场；一面训练军队。”^④ 基于这种认同，林憾与梁冰弦、陈范予、刘石心等人相处融洽，结下深厚友谊。1943年，林憾在桂林去世之后，《宇宙风》刊发了悼念专号，署名“师山”的文章题为《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这是梁冰弦所作。梁冰弦又名梁襄武，笔名有两极、弹指、狮山，“师山”就是“狮山”，文中叙述厦鼓往事，与梁冰弦的行迹吻合。

二十二年前，在漳州作客，早已听说林氏昆仲的不平凡。民十二，我重到厦门大学管理出版部兼主编鼓浪屿的《民钟日报》，不断地有眼光独到批评深刻的社会问题讨论的稿子投来。笔名署一个“憾”字。不久聚晤，就是前此漳州所闻的林氏昆仲之一。和清是他的大名。我尝戏说，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你都兼取了，却自以为憾，可有什么不足呢？他说，人世间可憾的十常八九，我们改造社会的动机，全在对于现状的不满，写点东西吧，何一非憾声憾意？我说，那么减少人世间的遗憾以至于无，就作为一生努力目标吧，他因为知己之言，就此

① 李硕果：《厦门〈民钟报〉创办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② 《访问范天均先生的记录》（1964年4月14日），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③ 李硕果：《厦门〈民钟报〉创办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④ 憾庐：《漳州漫话》，《人间世》1935年第41期。

定交了。……此后，我作了东西南北之人，时而在上海碰碰头，时而过厦门见见面，彼此都一文字作为相对晤言。民十三、四间，我在上海办出版合作社，以那时候的种种便利，两个月内能够刊行书籍二十余部，憾翁在闽遥为帮忙，而他对于出版事业的兴趣大抵也是那时候起，渐加浓厚。^①

1925年，梁冰弦到上海与郑佩刚（1890—1970年）在北四川路创办出版合作社，1926年冬出版合作社迁到江湾永义里（立达学园范围内），编辑出版《吴稚晖学术论著》等书籍，林憾也在福建辅助事务性工作。出版合作社仍以传播无政府主义为主，郑佩刚是广东中山人，其兄郑彼岸是刘师复的好友，其妻刘无为是刘师复的妹妹。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资深人物，梁冰弦、郑佩刚等人与居沪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巴金回忆：“我1923年到上海，郑佩刚当时在上海办合作出版社。”^② 1925年，以巴金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民众社，16位发起人为：芾甘（即巴金）、健民（黎健民，广东新会《民钟》编辑）、惠林（卫惠林）、仲九（沈仲九）、三木（李少陵）、吕千（张履，上海《民锋月刊》编辑）、索非（周索非，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一波（毛一波）、种因（卢剑波）、不如（陆不如）、抱朴（秦抱朴）、茹秋（沈容海，朝鲜人）、培心（黄培心）、禅林（张禅林）、真恒（郑真恒）。民众社成员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比如卫惠林留学早稻田大学，曾与日本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讨论问题。对于巴金等人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他们坚定的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钟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③

巴金的挚友毛一波通过上海与福建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在1927年底至1928年1月到厦门担任《民国日报》编辑。^④ 1929年，梁冰弦也重新回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时值华侨领袖庄银安73岁寿诞，《民钟日报》同人祝寿署名为“李硕果、陈允洛、梁水（冰）弦、刘石心、傅振箕、陈绍虞、陈一民、陈范予、梁唯明、陈铁民、潘运枢、纪昆仑等”，梁冰弦还以世侄身份撰写了《庄老世伯银安老先生七秩晋三寿序》。1928~1929年，泉州无政府主义者秦望山、梁披云开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也开始邀请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泉州任教，比如张景由匡互生介绍到黎明高中授课，假期就到“漳州林憾庐家住了一段时间”^⑤，这也从侧面说明林憾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密切往

① 师山：《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宇宙风》1943年第133期。

② 李辉：《巴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③ 巴金：《答诬我者书》，《平等》1928年第10期。

④ 毛一波：《社会主义批判》，自序，上海出版合作社，1928。

⑤ 张景：《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片段》，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第122页。

来关系。1930年，吴克刚应邀到黎明高中担任校长。8月下旬，吴克刚写信邀请巴金来学校度暑假。9月上旬，巴金乘船离开上海，途经厦门，先在鼓浪屿见王鲁彦，后来他在1944年的《写给彦兄》中说：“我看见你穿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海滨的旅馆里。”^①1930年，王鲁彦可能由巴金通过梁冰弦介绍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②

虽然林憾在1928年离开鼓浪屿回到故乡漳州居住，但与鼓浪屿《民钟日报》的同仁们仍保持联系。1930年，林憾与巴金在泉州结下深厚友谊。巴金在《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中记载：“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以前我们在那个武庙里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后今天的这情形么？”后来巴金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见面情形：“我和林憾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1930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作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③

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后，林憾参与管理《宇宙风》的编辑与发行。抗战爆发后，林憾随《宇宙风》杂志辗转于广州、香港、桂林。1938年，他在广州创办《见闻》杂志宣传抗日，巴金是重要撰稿人。1940年7月，梁冰弦以“师山”为笔名并担任主编与林憾出版月刊《中国与世界》，特约撰稿人名单上有巴金、陈范予、叶非英、林憾庐、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从撰稿人阵营而言，大部分也是曾经在闽南活动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其中巴金在上面发表大量无政府主义论著，如《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蒲鲁东的道德学说》《克鲁泡特金全集序》《居友的伦理学》《“伦理学”中译本前记》等。1943年，林憾最终因办刊劳累过度而去世。巴金对此极为痛心，在悼文中说：

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位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熬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

① 巴金：《写给彦兄》，《文艺杂志（桂林）》1945年第1期。

② 刘增人、陈子善：《鲁彦夫人覃英同志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③ 巴金：《关于〈火〉》，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